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十六回 史魁送柬識真主 匡胤宿廟遇邪魘

詩曰：請君膝上琴，彈我遊子吟。

哀弦激危柱，離思難為音。
寶御皆煩紆，何況居者心。
背井既有年，歸哉無日寧。
不惜路悠長，眷此朋盍簪。
山川亦已隔，邈著商與參。
行邁且靡靡，憂心甚殷殷。
歧路越高關，跋涉過雲岑。
中誠奚盡寫，鬼魅薄行旌。

話說趙匡胤投親不遇，躑躅道途，正當進退無門，偶忽遇著一伙販賣私鹽的，聽他有路可以超過關頭，即忙問他路徑。那眾人說道：「我們販賣私鹽的，怎敢望著正路往關口上行？虧得有這一條私路，幽僻便逸，無人盤詰，偷將過去，就是關西大路了。所以常常往來，並不曾犯事。」匡胤聽了，心下暗自喜歡，想道：「我如今終日奔波，尚無安頓，何不隨了他前去？若到關西，便好找尋大哥三弟，重得相逢。」正在思想，忽聽眾人又問道：「不知壯士何故也問這條路徑？」匡胤道：「不瞞眾位說，在下要往關西幹事，順便到此探親，不想此間荒旱，舍親舉家不知去向。因思往返迢遙，日期耽誤。幸逢眾位說有便路可通，覺得順道而行，較近了許多。怎奈不識路徑，萬望眾位挈帶同行。」眾人道：「壯士既要同行，我等自當引路。」匡胤於是跟了眾人，望前而走。一路上但見人煙寂寂，樹木重重，走遍了山徑崎嶇，盤旋曲折。走已多時，不覺出了岔口，已在關西地面。進了一座村莊，名叫枯井鋪，比那關東另是一般風景。當時匡胤揀了一個酒舖兒，邀請眾人進去飲酒。吃了一回，眾人謝別，歡歡喜喜各走，趕趁生意去了。

匡胤獨自一個，又買了些現成飲食，飽餐了一頓，會還了鈔，方纔走出店門。信步往西而走，祇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公子慢行，小人有話相問。」匡胤聽喚，停步回頭一看，見那人生得相貌魁梧，身材高大，年紀約有二十光景，忙忙奔至跟前。匡胤問道：「壯士有何見諭，喚著在下？」那人道：「請公子出了村口，慢慢的講。」二人走了多時，來至村市梢頭，見有酒樓，匡胤邀了那人進店上樓，叫酒保取將酒食上樓。二人坐下，賓主傳杯，餘外無人坐飲。當時飲了一回，匡胤開言問道：「請問壯士尊姓大名，仙居何處？今日會著在下，端的有甚事情，就請見諭。」那人答道：「小人乃史敬思之孫，史建塘之子，名喚史魁。祇因劉王登基，父親早喪，小人流落江湖，佣工度日。前日忽遇了一位相面的先生，名叫苗光義，他交與小人一個柬帖兒，叫小人於今日今時，在這枯井鋪等候，若遇見一位紅面的壯士，便是興隆真主，將這柬帖兒送上。所以小人在此等候，不想果應其言。」說罷，身邊取出柬帖，雙手送將過去。匡胤接在手中，拆開觀看，祇見那上面寫的是幾句七言詩兒，說道：

「枯井鋪裏宜早離，枯水井裏龍怎居。
遇鬼休把錢來賭，華山祇換一盤棋。
空送佳人千里路，香魂渺渺枉嗟吁。
路逢啞子與講話，恐惹愚民苦相持。
桃花山上有三宋，古寺禪林戰馬嘶。
五索州中休輕人，三磚兩瓦炮來飛。
貶卻城隍並土地，那時依舊在關西。
雁行重敘正相歡，水泛城垣禍怎離。
關東再與君推算，眼望陳橋兵變期。」

匡胤看了詩詞，半明半暗，一時不解其意，祇得收在囊中，開言叫道：「史兄乃是將門之子，在下未曾會面，多有簡慢。」史魁道：「公子休要謙詞，小人雖聽苗先生囑咐，一時恐惹人疑，不敢洩漏。公子日後興騰發跡，小人便來效勞輔助，望勿推辭。」匡胤笑道：「這些野道之言，史兄莫要信他。我們知己相逢，須當談心暢飲，乃是正理。」於是二人重整杯壺，開懷歡飲，彼此各把生平本事，互相剖露一番。時已酒深，遂即下樓。匡胤將鈔會訖，同出店門分別，兩下戀戀不捨，各自情深。史魁無奈何，祇得謝別，投往別處去了。後來在五索州匡胤有難，前來相救，得能會面。此是後話，按下不提。

單說匡胤別了史魁，心下想：「那柬帖上的言語，起頭兩句，說的枯井鋪、枯水井，畢竟是那地名不好，故此叫我不可久居。如今且往前面，尋個宿店安歇了，再作道理。」當下離了枯井鋪，一路前行。正值暮秋天氣，金風陣陣，透體生涼，正是：雲飛送斷雁，月上淨疏林。匡胤獨步踽踽，不覺浩然嘆道：「我因一時性起，殺了女樂，拋親棄室，避難他方。幸遇大哥三弟，陌路相親，黃土坡前結義，木鈴關外分離，以致投親不遇，日暮途窮，海角天涯，令人增嘆。未知行蹤何定，歸著何期？」一路思想之間，不覺日已沉西，前不巴村，後不著店。舉眼一望，見那北山坡下，卻有許多房屋，中間設著一所廟宇，一般的東倒西歪，破敗不堪。即時緊行幾步，奔近前邊，見路旁有座石碑，隱隱的鐫著神鬼莊三個大字。匡胤心中暗想道：「此處是座村莊，怎的這般敗壞荒涼？不知遭了兵火，還是遇了饑荒？所以黎民逃散，房舍凋零。」復又走至廟門前，看那匾額寫著神鬼天齊廟。匡胤不覺發笑道：「那座廟裏沒有神，那座廟裏沒有鬼！這莊既叫神鬼莊，為何這廟也叫神鬼廟，這個名兒倒也希罕。」移步進了廟門，看那兩邊的鐘鼓二樓，俱已坍塌，牆垣褻損，零落崩殘。又進了二門，仔細看時，祇見那泥塑的從人，身體都是不全，千里眼少了一腳，順風耳缺了半身，兩廊配殿，坍塌不堪，殿下丹墀，草叢遍地。將身上殿，見那正中間供著一位天齊神聖，金光剝落，遍體塵埃，香霧虛無，滿空蛛網。那左右威靈橫臥，東西鬼判斜倚。真個荒涼淒楚，易動人懷。

匡胤點頭嘆想道：「似此景象，莫說為人興衰有數，就是神聖庇佑十方，也有個艱難時候。果然陰陽一理，成敗皆然，真為可嘆！」傷感之間，早已星斗當空，黃昏時際。匡胤走至供桌前，作下一揖，朝上說道：「神聖，我趙匡胤投奔關西，祇因錯過宿頭，特到尊廟打攪一宵。後有寸進，自當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說罷，往階前扯些亂草，將供桌上灰塵重重抹去。放下行李，將身跳上，枕著包裹，和衣而睡，不覺的呼呼睡著，鼻息如雷。正是：

一覺放開心地穩，夢魂遙望故鄉飛。

匡胤睡在供桌之上，雖然行路辛苦，身體困倦，怎奈此時正當暮秋天氣，寒風栗烈，直透肌膚，睡未片時，忽而驚醒。翻身定性了一回，耳邊忽聞嘩嘩啦啦，呼么喝六之聲，恁的鬧熱。匡胤想道：「這冷廟之中，怎的有人賭博，聽這聲響，卻也不遠，值此天氣寒冷，料也睡臥不著，何不走往前去，看玩一番，聊為消遣。」主意定了，跳下桌子，手提行李，出了大殿，順著響處，一路行去，望見西北角上，隱隱露出燈光。緊步上前一一看，原來在側首一間配殿裏耍錢。匡胤一時心癢，咳嗽一聲，祇聽得裏邊有人說道：「兄弟們，我們趁此把場具收拾了罷，你聽外面有人來了。」一個道：「果然，我們收罷，這來的人兒有些不好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不要收，不要收，我們正要等他進來，討個著落，好待出頭，怕他怎麼？」匡胤不管好歹，兩三步走進了殿門，祇見殿上有五個人席地而坐，輪流擲色，賭做輸贏，那上面坐著一個紗帽圓領的抽頭監賭。

匡胤暗自詫異道：「怎麼做官的也在這裏設賭，濫取匪財？卻不道蕩廢官箴，作法自弊。我如今也不要管他，且自當場隨喜片

時，有何妨礙？」即時說道：「列位長兄，恁般興致，小弟也來一敘何如？」那五個答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即便擠了一個空兒，讓匡胤坐下。將包裹放在身旁，叫道：「列位，我們既做輸贏，不知賭銀子，還是賭錢？」那上面抽頭的官兒答道：「我們銀錢盡有，好漢祇管放心注馬便了，倘遇輸贏，我自開發。」匡胤滿心歡喜，告過了么，就把骰子抓將起來要擲。下邊的幾家，買上了七八大注。那匡胤擲下盆中，卻是個順水魚兒，開先到底，三七共該輸了二兩一錢。心中不捨，並一並人家，擲了個黑十七，又輸了三注。此時放頭的風快，再不雜手。匡胤輸得心焦，正在發躁，祇見頭家說道：「且住，我們擲了多時，把這輸贏結一結帳，開發了再擲。」匡胤便將注馬點算，共輸了三十三兩六錢。隨即解開包裹，把銀子稱出，每錠計重五兩，共開發了六錠，欠下三兩六錢。那放頭的說道：「好漢既然開發，何不一總兒歸清？不如再發出一錠，待下回退算何如？」匡胤依言，復又取出一錠，交與頭家。當場又告了么，重新又擲。此回輪該上家先擲，匡胤卻把骰子抓在手中，說道：「是我擲的下注，倒買一盆罷。」下邊的即便買上兩大錠。當時匡胤舉手擲下，指望開快滿贏，不期那骰子在盆中滴溜溜的旋了一回，先望四個二，然後又是兩個么。

那上家正要掠起骰子來擲，那匡胤輸得急了，一心要賴，將手攔住。那上家說道：「你擲的是一果頭兒，理該我擲，為何把我攔住？」匡胤道：「我擲了這個大塊，你為甚又擲？」那人道：「五個一色，六個一色，方算得大快。你擲的是四個二，兩個么，名為果頭名色，非又非快，為甚麼不許我擲？」匡胤微微冷笑道：「你們雖會賭錢，卻沒經過陣場，連那名色兒都不認得，還賭甚錢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又來了，這的骰子有甚名色，反說我不認得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你們果不識得。我這骰子，名為果快，又為巧色，待我把這骰子的名色逐項兒說與你們，方纔知道：

「若擲四個六，一個四，一個二，名為錦裙襪。有么有五，名叫脫爪龍，又叫蓬頭鬼。若兩個三，名為雙龍入海。若擲四個五，一個么，一個四，名為合著油瓶蓋。有二有三，名叫劈破蓮蓬。若擲四個四，兩個二，名為火燒隔子眼。有么有三，名為雁銜火內丹。若擲四個三，一個二，一個么，名為折足雁。若擲四個二，兩個么，名為孩兒十。

這些名色，都是有贏無輸的大快。我擲的便是孩兒十，已是贏了，你何為又擲？」那人聽了，祇是不依，彼此爭嚷不休。那頭家說道：「老二，你也不必爭嚷，這好漢說來，句句都是有理，這一盆算你輸了罷。你們打上注，重新再擲，便見高下。」匡胤聽了大喜，遂又打上了十錠注馬，抓起骰子又擲。那下家也便買上三錠。匡胤擲下看時，卻是三個六，兩個二，一個么。下家說道：「如今真也輸了，卻沒得說。」伸手過來要取注馬。匡胤將手擋住，道：「今番原是我贏，你不將銀子配我注馬，反來強取，是何道理？」下家發急道：「你擲的是四臭，怎麼倒說是贏？」匡胤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你們果是沒經過陣場，名色不知，強來與我戲賭。我且再把這骰子明白說與你聽，方纔信我。凡係四點六點七點為叉，祇有這個五點稱為奪子。我擲的是個四開大快，如何不算我贏？」那頭家聽了，又說道：「老五，你賴他不過，也不必說了，叫他打上了銀子，你便再擲。」匡胤聞言，暗暗歡喜，即便打上了十二錠銀子，舉手又擲。

看官們明理骰子的，果不必細說，但說書的不得不歷舉名色，略為指陳，雖非妄憑臆見，牽扯荒唐，然從古相沿，亦非無據，不過依樣葫蘆，道聽途說而已。相聞傳流的六個骰子，辨別輸贏。以五子一色，六個全色，名為大快。其餘除了三同不算，那三個十點以上者為贏，十點以下者為輸。還有對子么二三，名為順水魚，也算為輸。凡五點奪子，四果巧快，古時並作輸論。祇因趙太祖少遊關西，遇賭輸急了，強爭贏注，所以傳到如今，那天下人都算為快。閑話表過不提。

祇說匡胤又打上了注馬，抓起骰子又擲，下邊的又打上幾注。匡胤擲了三個四，三個六，名為鴛鴦被，四六加開，贏了七注。又打上了這一家，共有二十一錠，下家又要出注。匡胤把骰盆一推，說道：「會耍不會揭，必定是死血，你們要賭，算結了再賭。」一家贏三家，共贏了五十三錠。那輸家有銀子的歸了銀子，沒有的把錢準抵，每錠該作錢五貫，一時間銀錢堆滿，匡胤見了，心中暗自歡喜，正是合著那古語二句，說道：

贏來三隻眼，輸去一團糟。

匡胤贏得性起，那裏肯住，重新又告了么兒又擲。那五家一齊下注，叫聲：「好漢，若有造化，這一擲兒贏了我五家，若沒有造化，輸了，便是我們五家贏你一家。說過的，你我都不得許悔賴，你可願也不願？」匡胤道：「你們既有此心，祇管下注，我便一齊都擲。」說罷，抓起骰子，向那盆中嘩啦的一聲擲將下去。祇見先望了三個四，那三個卻又滾了一回，滾出了一個二，兩個么，這名兒喚做吡牙紅臭。匡胤擲了這一盆，心下著急，想道：「他五家一齊贏了，我那裏有這許多銀子開發！輸去財帛不甚打緊，祇是弱了江湖走關之名，日後有何面目，再與天下人說長道短。我如今不如咬定牙，祇得硬賴，胡亂兒顧了目前名目，再做法理。」想定主意，故意拍掌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這一盆骰子擲得爽利，真是難得，纔算贏得快活。」那五家聽說，都發惱起來，把骰盆攔住問道：「你擲的是吡牙臭，怎麼反說是贏？方纔五點兒臭，被你賴去。這四點兒臭，又稱他奪子不成？」匡胤道：「你們總沒經過陣場，別的名兒不識，連這踩遍奪子也不認得，還要在此耍錢。」便把骰盆推開，就去搶錢，這五家兒那個肯依，哄的一聲，齊齊跳起身來，撐撐擦擦，便有爭嚷之意。這正是：

運蹇人逢鬼，時衰鬼弄人。

匡胤一見，雙眉倒豎，二目睜圓，開口罵道：「小輩囚徒！你可去汴梁城中打聽打聽，我趙匡胤不是慈悲主顧，軟弱娃兒，憑你甚麼所在，輸了不給，贏了要錢，賭場中誰敢不讓我三分！勾欄院一十八口御樂，祇供我劍上一時之快。銷金橋私稅的土棍，一家兒也在我掌上搵生。希罕你關西這一伙兒野民，值得甚事？」說罷，掄拳便打。那五家兒一齊嚷道：「我們從來在此賭錢，並不曾遇著你這等賴皮，贏了要錢，輸了便賴，還要想搶我們的銀錢，你這賴皮，怎肯饒你？」亦便動手亂打。

彼此正在喧鬧，祇見那上面的頭家立起身來，一聲喝道：「你們也忒覺性躁了些，全然不諳事體，他乃宋家的領袖，怎可動手？你等兩下也不必廝爭，吾有主意與你們和解。」祇因有此一番舉動，有分教——目前來邪氣侵擾之災，身後定不入版圖之地。正是：

饒君大任非常士，難免旁求虛引端。

畢竟頭家有甚主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